

好客及其限度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好客之风从一开始就存在经济上的局限。行会担心新来者的竞争，因为他们带来了商业经验以及与伦巴第市场的联系。因此，议会 will 将流亡者的活动限制在不与现有手工业直接竞争的行业之内。它鼓励发展对该城而言属于新兴的行业，例如丝绸加工、天鹅绒生产以及意大利商品贸易，这些行业为苏黎世的市民及其乡村属民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又不会挤占现有工匠的生计。¹这种将难民引导至新兴行业的政策，贯穿了近代早期欧洲宗教移民的整个历史。这也是后来苏黎世、伯尔尼、日内瓦和勃兰登堡接纳胡格诺派教徒时所遵循的经济逻辑，下文的比较部分将对此加以讨论。

这一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项公共秩序政策。议会力图防止难民形成一个拥有自身规则的封闭商业侨居群体。意大利商人必须像其他居民一样记账、缴纳关税并服从城市法院的管辖。当洛迦诺人后来寻求担任政治公职时，议会要求他们必须加入某个行会，从而将其纳入市民结构之中。数位洛迦诺商人加入了“藏红花行会”（*Zunft zur Safran*），即商人、店主以及香料和纺织品经销商的行会。丝绸企业家埃万杰利斯塔·扎尼诺自 1567 年起成为市民，在十六世纪即为该行会成员；丹尼尔·奥雷利则自 1709 年起代表该行会出席大议会。²

要点。苏黎世以受保护居民的身份接纳了 1555 年的洛迦诺流亡者。庇护权立即授予，而市民权则仅逐个授予，且需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予以授予。由于 1336 年的行会宪章限制了新来者可从事的行业，议会便引导难民从事对该城而言属于新兴的活动，首先是丝绸加工以及与伦巴第的贸易。庇护权与市民权之间的这一区分，在一个多世纪里始终是洛迦诺家族的法律框架。

1 意大利语会众

流亡者最显著的特权是拥有自己的教会。苏黎世议会允许洛迦诺人用意大利语举行新教礼拜，该社群邀请了来自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奥基诺担任牧师。奥基诺曾任加布遣会总代理，于 1542 年 8 月逃离意大利，此后应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之邀在英格兰生活，直至 1553 年天主教复辟。1555 年年中，一个由莱利奥·索齐尼率领的代表团（据某些记载，其中包括法学家马蒂诺·穆拉尔托）前往巴塞尔，聘请奥基诺担任苏黎世意大利语教会的牧师。³自 1555 年起，奥奇诺开始向洛迦诺人传道，用意大利语出版讲道集和论战著作，使该会众在思想界获得了远超其微小规模的影响力。他的任命还将洛迦诺人与瑞士更广泛的意大利宗教流亡者网络联系起来，该网络包括巴塞尔的切利奥·塞孔多·库里奥内、1556 年来到苏黎世接替康拉德·佩利坎在该城学院任教的皮耶特罗·马蒂雷·韦尔米利，以及锡耶纳的索齐尼家族。⁴

1563 年，与奥基诺的关系成为了一种负担。这一年，他的《*Dialogi XXX*》在巴塞尔出版。他的反对者将其中一些对话解读为对一夫多妻制的辩护以及对三位一体教义的怀疑。苏黎世议会未给予他自辩的机会便将其驱逐。奥基诺于 1563 年底离开该城，随后又被逐出巴塞尔，在纽伦堡度过了冬天。1564 年春天，他带着年幼的孩子迁往克拉科夫。同年夏天，国王西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在教廷大使的敦促下驱逐了所有非天主教外国人，他再次遭到驱逐，并于 1564 年底或 1565 年初在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

夫) 默默无闻地去世。⁵ 对于洛迦诺人而言, 这一事件表明, 即便在改革宗政府的保护之下, 外国教会的地位依然十分脆弱。他们的正统性受到监视, 任何涉嫌反对三位一体思想的嫌疑都可能被用来对付他们。

2 注释

1. 保罗·凯勒 (Paul Keller), 《胡格诺派对苏黎世市工业的影响》《瑞士统计与国民经济杂志》(1925), <https://www.sses.swiss/journal/archive/pdf/1925/1925-I-26.pdf> (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阅)。Keller 描述了该城严格的垄断政策, 即禁止乡村作坊并将丝绸制造保留给城市, 并将洛迦诺人视为在中世纪丝绸业消失之后重新引入丝绸加工的群体。
2. 维基百科, “丹尼尔·奥雷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niel_Orelli (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阅): Daniel 奥雷利自 1709 年起代表萨夫兰行会出席大议会。马丁·拉斯纳, “扎尼诺, 埃万杰利斯塔”, 载于《瑞士人名辞典》(DHS), 2012 年 5 月 21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fr/articles/028581/> (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阅): 自 1567 年起为苏黎世市民, “Membre “藏红花行会”, 自 1558 年起从事缎子织造, 自 1565 年起生产米兰粗斜纹布。另见汉斯·舒尔特斯 (Hans Schulthess), 《洛迦诺和苏黎世的奥雷利家族》(苏黎世, 1941 年)
3. 维基百科, “Bernardino Ochin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nardino_Ochino (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阅): “Lelio 索齐尼和律师马蒂诺·穆拉尔托被派去确保奥基诺担任苏黎世意大利教堂的牧师。”米格尔·戈托尔, “Ochino, Bernardino”, 载于《意大利人传记词典》第 79 卷 (2013 年), [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bernardino-ochino_\(Dizionario-Biografico\)/](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bernardino-ochino_(Dizionario-Biografico)/) (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阅): 自

1538 年 6 月起任嘉布遣会总代理；1542 年 8 月 22 日致 Vittoria 科隆纳在信中宣布了流亡的决定；应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之邀，与韦尔米利一同前往英格兰；“1553 年天主教复辟后”返回瑞士；“1555 年年中，一支由锡耶纳人莱利奥·索齐尼率领的代表团在巴塞尔与他会面，提议他迁居苏黎世”。戈托尔未提及马蒂诺·穆拉尔托。

4. 克里斯·卡斯塔尔多 (Chris Castaldo)，关于彼得·马蒂尔·韦尔米利 (Peter Martyr Vermigli) 的文章，戴维南特研究所 (The Davenant Institute)，2019 年 8 月 19 日，<https://davenantinstitute.org/vermigli-forgotten-reformer/> (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阅)：1556 年，Vermigli “接受了海因里希·布林格 (Heinrich Bullinger) 的邀请[...]接替康拉德·佩利坎 (Conrad Pellican) 在苏黎世学院的职位”。阿尔巴诺·比昂迪 (Albano Biondi)，“库里奥内，塞利奥·塞孔多”，载于《意大利人传记词典》第 31 卷 (1985 年)，[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celio-secondo-curione_\(Dizionario-Biografico\)/](https://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celio-secondo-curione_(Dizionario-Biografico)/) (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阅)：1547 年定居巴塞尔并担任该大学修辞学教席，任职二十三年直至去世。关于锡耶纳人 Lelio 索齐尼，参见戈托尔，“奥基诺” (见上文)。另见德利奥·坎蒂莫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异端分子》(佛罗伦萨 1939；新版都灵 1992)。B.I 章更详细地论述了意大利宗教改革网络。

5. 维基百科, “Bernardino Ochino” (见上文): 1563 年出版《Dialogi XXX》, 被驱逐 “without opportunity to defend himself”。戈托尔, “奥奇诺” (见上文): 《Dialogi XXX》未经苏黎世议会事先许可即付印; 避居巴塞尔, 亦遭驱逐; “1563 年冬季在纽伦堡度过”; 次年春季 “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子女” 迁往克拉科夫; 1564 年夏, 在教廷大使乔瓦尼·弗朗切斯科·科梅多内 (Giovanni Francesco Commendone) 的压力下, 国王齐格蒙特二世驱逐了所有非天主教外国人; “在 1564 年底至 1565 年初之间的某一天” 死于奥斯特利茨。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 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 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hospitality-and-its-limits